

中州名家集

石田先生文集

李叔毅

点校

李叔毅 点校

河南少数民族古籍之二

中州名家集

石田先生文集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州名家集（河南少数民族古籍之二）

石田先生文集

李叔毅点校

---

责任编辑 孟庆锡

责任校对 孙宝瑞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修武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260千字

1991年3月第一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

ISBN7-5348-0317-9/I·156 定价：6.30元

## 《中州名家集》编辑说明

河南省地处中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给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典籍。今天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有选择地整理研究这批文化遗产，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州名家集》。

本丛书收录范围以古代河南籍中较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长期寓居河南的作家的名著。有些大家虽属收录之列，因其著作在建国后已有较完备的整理本出版，为节省人力物力，本丛书一般不再收录。本丛书所收以文学家的著作为主，同时兼顾其他社会学科的著作，自然科学著作概不收录。

本丛书所收著作，力求选取较好的版本为底本，作认真的校订并加新式标点和必要的笺注，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便于研究和读的本子。

我们热切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编辑整理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及时改进。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年3月

## 前 言

《石田先生文集》或称《石田山房文集》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一颗亮星，它对研究元代文化、文学史和回汉民族文学、文化关系史的学者，都是不能不读的一部书。

作者马祖常，字伯庸，谥文贞，生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卒于元惠宗至元四年（公元一三三八年）。其父马润原住汴京（今河南开封），后官光州（今河南潢川）监，转光州守。劝农桑，节赋敛，兴教化，深受光人爱戴。遂立家于光州之平原乡西樊里，并效汉大司农朱邑葬桐乡的故事，遗命死葬光州。文集的《桐乡阡表》即因此而得名。马祖常幼年和少年时期，曾随父母辗转于吉安、广陵、当涂等地。至元二十六年，马润得罪权贵被罢官，迁居仪真赋闲。祖常随父在仪真住了七年，直至大德二年马润调常州路武进县长官，祖常才离开了仪真，二十三岁迁居光州。他耕读于光州，宦途中曾为避祸而归隐光州，晚年养老著书于光州，死葬于光州。光州有马家并世为望族，是从马祖常父子开始的。他在光州住室取名石田山房，因以“石田”为号，并以名其文集。

马祖常先世是西域赛古部伊斯兰。其高祖吉里吉斯仕金为凤翔兵马使判官，子孙因以“马”为氏。陈垣曾论证马祖常先世为基

督教世家，而清代回族学者蒋湘南则早已论述伊斯兰与基督教、印度教皆为阿丹革新发展后的分支。伊斯兰所崇信的真主的教义与孔子坚持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克己复礼”有很多相通之处。当然，两者对“礼”的界说有区别，但是，伊斯兰拥护善良正直反对邪恶，与孔子的“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则几乎完全一致。所以回族学者如清之蒋湘南、元之马祖常，一旦了解周公、孔子之道，都能取其精华并衷奉而坚守之。各兄弟民族文化上这种沟通、融合、发展的轨迹，可以从本书中清楚地看出来。

马祖常家族虽来自西域回部，但从其曾祖月合乃开始就对汉族文化有足够的重视。据《元史》本传载：“岁壬子（一二五二年）料民丁于中原，凡业儒者，试通一经即不同编户，著为令甲。儒人免丁者，实月合乃始之也。”他乐于荐举贤士，多得元朝廷重用。马祖常说：“我曾祖尚书世非出于中国，而学问文献过于邹鲁之士，俾其子孙百年之间革其旧俗。”（见本书《故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世昌（祖常祖父）为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倾资粟，结俊彦，家日困落，子孙益用儒学自振”（见本书袁桷《马公神道碑铭》）。而祖常之父马润治光州则全用封建时代“循吏传”中的方法，即劝农桑，节赋敛，兴教化，“民始知儒以自重”。是他在光州获得“甘棠遗爱”的关键。

有数代家庭习尚的熏陶，马祖常善良正直的民族本性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使他在人生旅途中放出异采。他“七岁知学，得钱即以市书”。在元仁宗实行科举取士以前，他是有条件先从吏后升官的，而他却“初无志于斯世功名之业，闻古有所谓立言之士者，粗愿学焉而弗舍之也”。在略通经史之后，他就“辞亲去国，仗剑远游”，谒京师，下江南，登嵩高，游齐鲁，周览天下名山大川以自广。他走的是司马迁、李白、杜甫等“真

诗人”所走的道路。公元一三一二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把达登基，深知违背中华传统去统治中国不可能保住政权，于是，登基的第二年就开科取士。这一措施唤起了马祖常的政治热情，他在延祐二年（一三一五）二月毅然参加了考试。元代科举用两榜考试法：凡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祖常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廷试以“尊国氏族”居第二。接着就授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累官礼部尚书，治书侍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他曾为印证经史壮游名山大邑，熟知社会利病，所以全以“勿欺也而犯之”和“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态度居官任职。他屡上奏章，剔除积弊，荐贤拔滞，不畏权贵。一号权奸右丞相铁木迭儿就是经他劾奏罢官的。仁宗死后，铁木迭儿复位，他受到打击，归隐光州，耕田读书，诗酒自娱而不稍屈其志。铁木迭儿死后重返京师，为翰林待制、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等官。历侍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四朝，位居清要。许有壬代表朝廷给他作的评价是：

……且其为学初不为贡举也，以挺特之资，丁大明之会，褒为举首，驯至达官。威重足以镇薄俗，文章足以追古作，议论足以正风教。

对照元史读读这个集子，可以感到这个评价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马祖常在古代史上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因为他在政治上 有地位，他这个文集才得以奉命搜集并刊刻传播。学术界研究马祖常多论其诗，罕及其政，未免使其诗其政相失两损。本书普及率不高，见之者少，是使二者不能相得益彰的原因之一。

马祖常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其政治举措自必有封建烙印，但他又是一个政治上的改革家，他反对以权谋私，反对暴政虐

民，政治得失和人民利病在他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改革政风的斗争中，他不畏权贵，不避风险。此种高风亮节，回族同胞应引以为荣，兄弟民族都该继承发扬。

本书原本共十五卷，前六卷为诗，后九卷为文，文多而诗少。但过去的文学史、文学理论诸书多数是只论其诗，不及其文。这对了解马祖常来说，造成很大误解。其实，本书所录制诏、表疏、碑志等文不只是应制、应酬之作，在其行文繁简，着墨淡浓之间，处处都映现出马祖常本人的态度和情操。其史料价值也是不可多得的。本书所录记、传、叙、跋、箴、铭，对于研究马祖常的人生哲学和文学观点的重要性和可靠性决不比其诗词稍差。

马祖常在文学界知名度较高，他是以诗名家的。他的诗确实有相当高的造诣，这和他博通经史壮游名山大川都有密切的关系。不如此，他对历史和社会现实不可能有深刻性的理解。苏天爵说他“古诗似汉魏，律句入盛唐”，根柢在于他的诗反映了他对社会利病、民生苦乐有真知灼见，来自天真，发之自然，不是为作诗而作诗。马祖常的诗文中也有一些安贫乐道的自慰，甚至对深山羽流的艳羨。近代颇有人籍此批评他不坚强。按“知人论事”的评价历史人物标准看，这种批评不一定是客观的。在被他参倒的右丞相铁木迭儿重新掌权以后，他受到的打击和威胁是够大的，但他一不反戈，二不屈膝。铁木迭儿死后，他又一本初衷居官，终生未作坏事。按民族传统观点看，在坏人当道时能不“随其流而扬其波，铺其糟而啜其醢”，时来运转，仍赴初志，怎能再责备他特殊时期的某些消极牢骚情绪呢？

马祖常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的一生证明回族文化可以和汉族文化传统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我们不揣浅陋



急于点校这本书，目的在于提高其普及性，让关心民族文化传统的同志便于研究了解马祖常。

《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于后至元五年由淮北江东道廉访使苏天爵呈请朝廷整理刊行。经朝廷批准，由祖常堂弟马易朔及苏天爵搜辑整理，并经宪司委员校勘无误，发到扬州儒学刊行。此元刊本刻印极精美，在元代堪称上乘，卷首有王守诚、陈旅、苏天爵三序文。可惜，此刻本流传至今仅存残本。为周叔弼先生所得。一九三三年，周先生请徐浩据明刻本抄补所缺之卷二至卷四、卷十四至卷十五等四卷，使成足本，并补入一卷。解放后，周先生捐赠北京图书馆。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据此本影印发行。此集除元刻本之外尚有明弘治六年光州熊冲所刻《马石田文集》，共十五卷，附录一卷。卷首加李东阳序，卷尾有张颐、熊冲二跋文。据北京图书馆王玉良先生考证，一九二二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的所谓《元四家集》中的《石田先生文集》即明弘治刻本。

马祖常著述弘富，除此集所收诗外文外，还曾预修《英宗实录》、译润《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编修《列后金鉴》、《千秋纪略》等书。

我们这次整理的《石田先生文集》是以周叔弼先生所藏的元刻本（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影印）为底本，与明刻本《马石田文集》、四库本《石田集》和《元四家集本》辑的《马石田文集》对校，马祖常还有不少诗文散见于他人文集或选本中，我们尽量搜集辑出，作《辑遗》附后。有关马祖常的家事生平资料与后人对他的评论亦收录于后，以供研究者参考。

本书在整理与出版过程中得到河南省教育委员会科研外事处和河南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大力支持与赞

助，谨致以诚挚谢忱。

**李叔敏**

一九八八年十月于信阳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 石田先生文集序

故御史中丞马公，讳祖常，字伯庸，系出西裔。延祐初设科举，以两榜取士，公应河南乡贡及会试，俱冠右榜。时已称公有文学，初非以高科致偏名。公志气修洁，而笔力尤精诣，务刮除近代南北文士习气，追慕古作者。与姚文公燧、元文敏公明善，实相继后先。故其文词简而有法，丽而有章，卓然成家。其在礼部为尚书，在中书为参议，在御史台为治书侍御史、中丞，在枢密为副使，累阶要官，自奉清约。读书刻厉如始学者，虽一话言不苟。及以病归，终于家，大夫士之闻者无不悼惜。呜呼！篆钟编磬，淡乎其韵；琉璃荡璋，栗然其光，质古而文益奇。以之考律吕之和，资佩服之华，皆用于宗庙朝廷之上者也。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实有而似焉。

公之家世勋阀，具国史及墓碑。太原王守诚与赵郡苏天爵在游从中感知尤多，故为序其文集。

至元五年己卯九月丁巳中议大夫御史台都事王守诚序。

昔者仁宗皇帝临御天下，慨然闵习俗之弊于文法，思得儒臣以图治功，诏兴贡举，网罗俊彦。故御史中丞马公首应是选。入翰林为应奉文字，与会稽袁公、蜀郡虞公、东平王公以同学相淬砺，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未几，擢拜御史，劾权贵人擅弄威福，遂罢相位。久之，其人再窃政柄，左迁公尹县开平，实欲深中伤之。公退耕浮光之野，泊然不以介意。权贵人死，复入翰林为待制，迁直学士。训、诰、誓、命，温厚典则，有西汉风。在礼部为尚书，两司贡举，选士专求硕学<sup>①</sup>，崇雅黜浮。至顺天子亲见郊庙，裸献礼文，多公裁定。及为台臣，端重正大，百辟镇肃。议论廊庙，有关于治体。一时荐拔，皆重厚清慎之士。

公少嗜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文则富丽而有法，新奇而不滑，诗则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慕效之，文章为之一变。公之先，出雍古部族，世居天山，殆入中国，数世宦学不绝，至公位益光显。呜呼！我国家龙奋朔土，四方豪杰咸起而为之用，百战始一函夏。干戈既辑，治化斯兴，而勋臣世族之裔，皆知学乎诗书六艺之文，以求尽夫修身事亲、致君泽民之术。是以列圣立极，屡降德音，兴崇庠序，敦延师儒，非徒为观美也。至于仁皇始欲丕变其俗，以文化成天下，猗欤盛哉！观公治行卓伟若此，则祖宗取材作人之效，岂第文辞之上而已？虽然，非此无以表公之蕴。公既没，其从弟察院掾易朔，出公诗文若干篇，

合天爵所藏共若干卷，请于中台，刊诸维扬郡学。呜呼！览者尚能考公之行也夫！及识愚之悲也夫！至元五年己卯冬十一月朔，嘉议大夫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赵郡苏天爵谨序。

①元四家集本自“昔者仁宗皇帝临御天下”至“专求硕学”纂入陈旅序，而陈旅序前九行纂入苏序，误。

文章何与乎天地之运哉！元化之斡流，神气之推荡，凡以之而生者，则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尝观于礼与乐矣，升降揖让，周旋裼裘之容，屈伸俯仰，缀兆繁瘠廉肉之节，文之著也。而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圣人之以礼乐为天下也，治与运会，文从而生焉。世之为文章者，盖亦有出于此而已矣。汉唐之治，不及三代远甚，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风者，亦幸而际夫天地之运之盛也。赵宋钜儒载道之书，与欧、曾、王、苏数子之文，君子于是有所徵<sup>①</sup>矣。而其运往治俊，则凡以文鸣者，皆靡然若绪风之泛弱卉也。

我国家龙起朔漠，运符羲轩，淳庞雅大之风，于变四海，士大夫争自奋厉，洗磨旧习。至仁宗时，遂以科目取天下士而用之。浚义马公伯庸，褒然以古文擢上第，声光煜如。清河元文敏公谓其所作可以被管弦，荐郊庙。《天马》、《宝鼎》诸作，殆未之能优也。公早岁吐辞即不类近世人语言，古诗似汉魏，律句入盛唐，散语得西汉之体。尝谓：人学诗文固贵有师授，至于高古奇妙，要必有得于天。吾未尝有所授而为之，计所尝师者，往往为近世人语言，吾故自知吾之所为者，非繇有所授而然也。盖公以英特之资而涵毓于熙洽之世，自决科以来，践扬清华，至为御史中丞，其所际者盛矣，则其文章又岂繇有所授而然哉！

国家且益崇礼乐以对天地之景运，能言之士幸而际乎斯时，则其所著当益有可观者。而美盛德之形容，以昭天地之至文，则

亦有賴于若人之為者，而公不可作矣。

淮東憲使趙郡蘇伯修甫匯公文稿若干卷，將鈔梓以行于世。適旅至廣陵，乃使綴一言于篇端。伯修在成均時，公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礪石賦，嗟賞不置。伯修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嘗知己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澆俗矣。旅，光州人而生于甌粵。延祐中，公以雜事入閩，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曰：“閩中有陳旅者，可與言文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己者矣。追念曩日與公晤言，至夜分不休，約他日還浮光，為我結屋石田山房，暮年數往來相歡。今則不然，乃執筆序公遺文于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涕泗之橫流也。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旅序。

皇帝圣旨：里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照得近准本道廉访使苏嘉议牒：洪惟圣代，治安百年，当有奇材表仪群士，其谋论足以裨益国家，其词章足以黼黻皇猷，人虽云亡，文不可泯。伏睹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知经筵事马祖常，系出西州之旧族，生为中朝之伟人。逾夫延祐隆儒之初，首登贡举甲科之选，擢拜御史。弹射柄臣，左官开平，几枉遭其毒害。屏居淮甸，幸得际于休明，遂代言于北门，珉词独推其典雅。及进官于南省，取士皆称其至公。一佐薇垣，赞画机务。四人柏府，振肃宪纲，俊髦由是而荐扬，风化以之而淳厚。遵大体而略苛细，务实学以抑浮华。日迹清光，屡横经于广内；时承异数，亲赋诗于御前。斯维儒者之遭逢，宣传其文于永远。拟合照依左丞王结例，钞录遗文于淮东路学，刊板传布。岂惟见科举得贤之多，实足彰国家右文之盛。牒请照验施行。准此。

照得先奉御史台札付，据监察御史呈：切见故中书左丞文忠公王结，博闻强记，淹贯经史，盖由沉潜道义之既笃，扬历台阁之有年，故其著述，绰有渊源，可以追配前哲，模范后人。本官位终宰执，尝任宪使，如蒙比依学士元明善例，将所著文集移文江淮，拘该学校钱粮内刊行，传布于世，不惟不负其才，抑且有补风教。具呈。照详得此，宪台台下仰照验，依上施行。

承此看详御史中丞马资德所作文章，远颀班马之英华，近接姚、元之步武，如准廉使苏嘉议所言，刊板印行，诚可范模其后



生，又能裨益于世教。申覆御史台照详。去后至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承奉宪台札付，仰依上施行，承此。

中丞马资德，其家见居光州。宪司合行故牒，可照验差人钞录本官文集，委自总管不花中议，不妨本职，提调刊印。仍选委名儒子细较仇无差，发下本路儒学，依上刊板传布施行。先具依准，牒呈须至牒者

牒件今牒 扬州路总管府 照验故牒

至元五年九月 日 书吏 秃林台

李 信

嘉议大夫金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事韩

奉议大夫金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事王

奉训大夫金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事何伯颜察儿

中宪大夫金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事三卜笃

大中大夫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副使李

嘉议大夫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苏 押

正议大夫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阿合马 押